

苦聪人婚姻习俗的变迁及其适应

——以镇沅县恩乐镇易地搬迁的苦聪人为例

罗承松

(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 云南 普洱 665000)

【内容摘要】婚姻是文化的,它以社会、经济、法律为后盾。经济发展、婚姻政策、人口迁移、政治变革、观念变化都会引起婚俗的变迁。婚俗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,必须应社会过程要求而进行调整,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革。

【关键词】苦聪人 婚俗 变迁 适应

中图分类号: C95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7-9106(2010)12-0110-04

“婚姻是一个男人(男人们)与一个女人(女人们)之间持久的联结,赋予配偶互相专有的性权利和经济权利,赋予由婚姻而生的孩子以社会身份。”^{[1](P80)}婚姻是文化的,它以社会、经济、法律为后盾,它设置了两性间基本的劳动分工,控制了性行为,是孩子于其中获得社会化的构架。婚姻联系确立并加强了与其他群体的联盟,使其共享文化成为可能。“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当中,求爱、恋爱和结婚,一切都是特定的生活方式,各个方面都受到影响。”^{[2](P1)}在大部分人类社会,新家庭是通过婚姻建立的。

一、苦聪人的传统婚俗

苦聪人属拉祜族拉祜西支系,主要分布在哀牢山中部的镇沅、新平及其东端的金平、绿春一带。居住在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的苦聪人有1.5万人,占全省苦聪人人口的50%。苦聪人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婚俗习惯。其婚姻过程包括串姑娘、提亲、吃火笼酒、娶亲四个阶段。

1.串姑娘。是苦聪人男女青年寻觅意中人的一种特殊方式。冬春两季是苦聪人的农闲时节,一年中的各种庆典集中安排在这段时期。进入青春期的青年男女,利用各种集会活动,进行跳歌、对歌、

丢包、弹三弦等娱乐活动,在集会活动中寻找自己的意中人。姑娘的择偶标准是能干、勤劳、勇敢、狩猎能手、生产能手、跳歌能手是姑娘们最为青睐的对象。小伙子则钟情于那些心灵手巧、能歌善舞、心地善良的姑娘。当男女相恋以后,就要互赠几件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见到的物品作为定情物。男方一般赠手镯、耳环、针竹筒,女方一般赠彩带、子弹带、火镰包、烟袋。

2.提亲。男青年找到意中人后,告知父母或兄嫂。男方聘请两个媒人带上一把草烟、一壶酒到女方家去提亲。媒人一般由男性充当,要求有一定威望,通情达理,能言善辩,熟知双方情况。媒人到女方家后一般不直接说明来意,而是委婉地说:“听说你们的菜籽熟了,我们来讨去做种。”女方父母谦虚地说:“菜籽是有一点,但瘪瘪壳壳的,怕不会发芽。”媒人接着说:“瘪瘪壳壳也不怕,我们家的地肥,我们家的水好,一定会发芽、开花、结籽。”女方父母谦虚一番以后,如果愿意,就接过媒人带来的烟、酒,并请姑娘拿碗来倒酒。姑娘的意愿通过是否拿碗来表达,愿意就拿碗来倒酒,不愿意就拒绝拿碗,父母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。苦聪人的婚恋自由,但媒人说媒是不可缺少的环节。在苦聪人婚姻家庭中,媒人具有重要的地位,媒人提

*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“易地安置的苦聪人文化适应性研究——以镇沅县恩乐镇苦聪山寨为研究对象”研究成果之一,项目编号:08Y0379。

* 作者简介:罗承松(1964-),男,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副教授,主要从事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。

亲过程,事实是向社会宣告当事人的婚恋关系,别人知道后就不会再来提亲。当婚姻或家庭出现矛盾纠纷的时候,需要媒人进行评判、调解,媒人对家庭的和谐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3.喝火笼酒。喝火笼酒是苦聪人的订婚仪式。当男女双方交往到一定程度,准备结婚时,男方在媒人、父母的陪同下,带上草烟、酒、肉到女方家,与女方家人及亲戚、朋友围坐在火塘边,边喝酒边商定结婚日期及彩礼等事宜。喝过火笼酒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就算正式确立,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反悔,参加喝火笼酒的人是这门婚事的公正人,他们有权对这门婚事进行评价。

4.娶亲。苦聪人娶亲由搭棚、接亲、拆棚三部分组成,历时三天。第一天搭棚,男女双方在院子里搭青棚(亲棚)接待宾客。青棚用竹子做梁、柱,用栗树枝覆盖棚顶、围栏四周。男方要把商定的彩礼送到女方家。彩礼一般为酒、肉、衣物等。数量多少根据双方的家庭条件而定,但必须带“6”,取福禄之意。即便是最贫困的家庭,也要送给姑娘一套衣服和一条青布包头。在苦聪人社会中,已婚女人要戴青布包头,戴包头是女人已婚的标志。搭棚当天晚上,女方家跳歌,用三弦和竹笛伴奏,男女手腕相扣,肢体亲密接触,沿逆时针旋转,边跳边唱,通宵达旦。主人提供水酒,“醉饱歌舞”(《皇朝职贡图》)。第二天接亲,接亲队伍由新郎、伴郎、两个媒人,两个接亲婆,两个吹号匠组成。接亲队伍到达女方家后,新娘躲在闺房中哭泣,新娘伤心的程度与娘家的面子及姑娘的良心相关,哭得越伤心,新娘的良心越好,父母的面子越大。哭婚调的内容丰富、形象生动、令人伤感。女儿:“阿耶(妈),我刚钻出蛋壳,翅膀上的羽毛还没长硬,你咋舍得把我送出门?我碓也不会舂,我磨也推不动,筛也筛不团,我怎么去当家?山上的荞麦,刚刚开花,成熟的旱谷,还没收打,我咋舍得离开家?”母亲:“我的儿,把你给了人家,我无人手来帮忙,心里空捞捞的。给了他家,你就是他家的人,吃了他家的饭,你就听他家的话。你要听公公的话,你要听婆婆的话,你要听丈夫的话,不要回嘴辩舌。别人给你东西,单手递来,你要双手接,哭着递来,你要笑着接……”^[3](P59-60)]新娘出门前要在“箠搭拉神”(祖先神)前举行隔神仪式,仪式由“白母”(是苦聪人的神职人员,或称畚比木)主持,祷告祖先“姑娘已经出嫁了,祖先不用再管了!”新娘胸前分别戴一株桃树叶和红毛树叶。新娘由哥哥背到院子里交给新郎,

没有哥哥的就由其舅舅或家族中的长辈背。女方家要组织一个送亲队伍把新娘送到婆家。送亲队伍由两个送亲婆(一般为同辈女性)、两个男性长辈、两个男性平辈、两个男性晚辈组成。有条件的要给女儿一份嫁妆,陪嫁品可分为三类:一类是衣服、被子、盆等生活用品;一类是锄头、镰刀、背箩等生产工具;一类是手镯、耳环、银器、兽骨等饰品。新娘出门,就要立即拆掉青棚,俗称“倒棚”。新娘到婆家门口,要送白虎。仪式由白母主持,杀一只小公鸡从新娘头上丢出去,口中念道:“各种鬼神回去,不要跟着新娘进来!”入门后要拜祭“箠搭拉神”,由白母告知祖先:“媳妇已经讨进来了,您要管好她,让她无病无灾,生儿儿顺,生女女顺!”晚上又在新郎家跳歌。第三天拆棚,早上起来,相帮^①拆除青棚,清理卫生,主人请相帮吃饭。饭前新郎的好友要捉弄新娘一番,他们用铁锅底上的黑灰把自己的脸抹黑,让新娘为自己洗脸,新娘对此不能生气,在为其洗脸的同时还要说:“你们辛苦啦,为了我,几天顾不上洗一把脸!”。

苦聪人的成婚年龄较小,进入青春期就可以谈婚论嫁。苦聪人实行族内婚,择偶范围狭窄,一个村落与周边村落通过婚姻关系,构成一个循环的亲属圈。如者东镇帮海村小户南组,有史以来没有出现离婚现象,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与外族通婚的先例,其择偶范围囿于户回、文旧、南着几个相邻的苦聪人村寨,方圆不超过10公里。以下是小户南的一个婚姻圈实例:小户南王兴明的弟弟王兴良的女儿嫁给文旧王学权(王学权的母亲是文旧普家的),王学权的女儿嫁给文旧普家(姑表婚),文旧普家女儿嫁给南着艾家,南着艾家女儿又嫁给小户南王兴明。苦聪人同氏族不婚,一个姓氏中包含着几个氏族。如王姓氏族为蝙蝠王、江西王、蜜蜂王,蝙蝠王与蝙蝠王不能结婚,但可以和江西王、蜜蜂王结婚。婚后如果有兄弟就分家另立门户,家产在兄弟间分配(实际上除生产工具外没有什么财产可分),房子自己另盖(苦聪人的传统住房十分简陋,建盖房屋也比较容易,如闪片房、毛草房、杈杈房在亲友的帮助下能在一至两天内完成)。男女分工明显,男性一般从事守猎、犁地、抬木头等重体力活,女性从事家务、园圃管理、饲养牲畜、家禽等工作。日常活动中男女平等相处,但在重大宗教活动中女人被排除在外(如祭竜,女人不能参加,分配的食物不同,男人可以享受祭献过的食品——粑粑,女人只能享用特意留下的饭团。

二、苦聪人婚俗的变迁

婚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稳定性和变异性与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联系在一起。苦聪人婚俗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经济发展、婚姻政策、人口迁移、政治变革、观念变化都会引起婚姻习俗的变迁。

1.初婚年龄提高。传统初婚年龄男性15—18岁,女性14—16岁,生第一胎的年龄一般在14—16岁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,初婚年龄提高,男性20—24岁,女性18—22岁,生第一胎年龄也提高。

2.通婚范围扩大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,党的民族平等政策,使苦聪人摆脱了被压迫、被歧视的地位,与周边民族的交流日趋频繁,通婚范围突破了族内婚的限制,与周边哈尼族、彝族通婚的现象日益增多,但囿于苦聪姑娘外嫁,苦聪人小伙娶其他民族姑娘的现象极少。改革开放以后,随着政府扶贫力度的加大,烤烟、茶叶、核桃等经济项目的实施,苦聪村寨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,经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,与周边民族的差距逐渐缩小,通婚范围也不断扩大,主要表现在外省(湖南、四川等)人到苦聪人村寨入赘,苦聪人女孩通过外出打工结识外地人,最后远嫁他乡。通婚圈的扩大主要表现为女孩单向外流,最终结果造成苦聪人男孩婚配更加困难。以小户南为例,2009年2月笔者调查时,全组91人,男性54人,女性37人,其中19—40岁未婚男性20人,14—18岁未婚女性5人,19—40岁未婚女性1人(残疾)。这种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,在山区少数民族村寨已经成为一个共同性问题,它对山区少数民族社区的和谐、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。在易地搬迁的苦聪人社区,大龄未婚男人婚配问题远不像传统社区一样困难,他们的生计模式以外出务工为主,行走范围广,接触人员多,与其他民族结婚机率较高。如恩乐镇复兴村苦聪人山寨700余人,从2006年末搬迁至2009年初,共有5人结婚,只有一例结婚对象来自原迁出地,其他4例来自外县、市,他们都是在外出打工过程认识的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苦聪人移民社区的青年人和迁入地的哈尼族青年交流频繁,但彼此之间的缺乏认同。当地人认为,苦聪人比较落后,生产计划性不强,多数家庭勤奋,生活也较好,但也有少数家庭懒惰。刚来的时候穿着很差,现在穿得更好了^②。苦聪人则担心当地人瞧不起移民,即便有倾心对象,也不敢表达爱慕之情。

3.婚姻过程的现代化。苦聪人在保持传统婚姻

过程的同时,不断赋予新的内容。一是媒人社会地位丧失。青年男女恋爱成婚,传统的提亲环节变得多余,只有少数家庭还会聘请媒人提亲。随着卫星电视的普及,火塘在苦聪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下降,喝火笼酒的现象消失,婚期、礼品都由当事人双方商定。媒人、族人在家庭婚姻关系中的调适功能逐步丧失,基层社会组织在婚姻家庭中的调解功能不断增强。二是彩礼、嫁妆被现代物品取代。随着生产、生活方式的改变,男女之间互赠的礼品被手机、衣服、现代饰品替代,彩礼,一般用现金;陪嫁物品多为家具、被子等生活用品。三是择偶标准多元化。女性的择偶方式趋向主动,她们把结婚作为改变自己生活的一个转折点,对自己爱慕的对象主动表达感情。在择偶标准中,人品、能力、社会关系网络超过了传统的经济、文化因素。

4.离婚率上升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社会的开放,信息的传递,人们的生活内容不断丰富,女性社会交往范围扩大,经济能力增强,社会地位上升,传统婚姻中的“和和美”、“夫唱妇随”过好日子的婚姻目标,受到婚姻质量、婚姻目标的浪漫化冲击。使原来“凑合型”、“义务型”的婚姻关系危机凸显出来。部分村寨出现外出打工女性“休夫”现象,男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。

三、苦聪人婚俗的适应

苦聪人的传统婚俗在维护其社会稳定,增进成员团结、融洽与和睦,强化群体意识和集体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婚俗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,它必须应社会过程要求而进行调整,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革。“如果文化不能成功地处理基本的问题,就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。文化必须为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及分配提供保证。它必须通过其成员的繁衍,为生物的延续提供保证。它必须使新成员濡化,这样他们才都能成为有用的成人。它必须维持其成员之间的秩序,以及他们与外人之间的秩序。它必须激发成员持续生存下去并参加持续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活动。所有一切中,最重要的是,如果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它要保持适应,它必须能够变化。”^{[4](P53)}

1.发展民族教育,全面提高苦聪人的文化素质。“文化,无论我们怎样给它下定义,都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每件事物的中心。文化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适应环境的方式,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,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进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。文化是我们了解和相互了解

的方式,文化是我们的个人关系网络,文化是我们能在社会和国家内生活在一起的图象和抽象。文化是我们生活的要素。”^{[5](P1)}由于社会、历史、自然等原因,苦聪人的教育发展水平低下,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3.29年,文盲半文盲率高达71.88%^[6]。只有加大教育投入,切实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,通过夜校、干部培训、实用技术培训等形式,扫除青壮年文盲,提高民族文化素质,才能有效地推动社区文化的发展。“社区文化包括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两个方面。前者主要是指人们衣食住行以及工作和娱乐的方式;后者主要包括人们的价值结构(追求、期望、时空价值观等)、信仰结构和规范结构(风俗、道德、法律等)诸方面。”^{[7](P280)}创建文明、科学、先进的社区文化,是凝聚社区成员,增强社区归属感,促进文化认同及其适应的前提。

2.发展民族经济,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。经济发展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。苦聪人居住地高寒边远山区,生产、生活环境恶劣,自然资源贫乏,灾害频繁,基础设施薄弱,产业结构单一,社会事业发展滞后,精神文化生活贫乏。为全面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“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,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”的指示精神,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,国家投入巨资实施易地开发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,在扶贫开发过程中,以市场为导向,科技为支撑,龙头企业为带动,社会化服务为保障,通过项目带动,加快产业结构调整,引导和帮助苦聪人发展特色农业和优势农产品,把一村一品的特色小产业与产业扶贫结合起来,为建立苦聪人的长效发展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但从文化的整体性和发展性看,外部力量可以减缓或加快文化发展的进程,但最终发挥作用的是文化主体的自觉。单纯依靠

外部投入,会助长主体的依赖性,造成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失衡,不利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调适。

3.树立开放意识,增强民族自信心。苦聪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,还生活在哀牢山中部的深山密林之中,过着与世隔绝的游猎、游耕生活。到20世纪60年代,人们还称其为“野人”,陌生人进入村寨,男女老少跑的跑,躲的躲,直至陌生人离开后,大家才敢出来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,苦聪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但其开放程度仍然较低,竞争能力不强,在与强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缺乏民族自信心。在扶贫开发过程中,要把扶贫和励志结合起来,鼓励苦聪人勇于走出寨门,树立开放意识,积极参与竞争,自觉培育双方合作共赢的社会资本理念。在走出去、引进来中加强与其他民族的合作与交流,博采众长,挖掘、发展、丰富民族文化,在社会转型中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。

注释:

①帮忙的人。

②笔者于2009年3月10日收集,提供者刘萍,女,哈尼族,34岁,恩乐镇复兴村文供组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[美]罗伯特·F·墨非著,王卓君、吕迺基译.文化与社会人类引论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1.
- [2][英]B·马林诺夫斯基著,孙云利译.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[M].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90.
- [3]郑显文著.深山苦聪人[M].香港:中国图书出版社,2005.
- [4][美]威廉·A·哈维兰著,瞿铁鹏、张钰译.文化人类学[M].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6.
- [5][加]D·保罗·谢弗著,许春山、朱邦俊译.文化引导未来[M].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8.
- [6]内部资料《云南省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哀牢山中部苦聪人脱贫规划》(2006—2010年)[Z].
- [7]郑杭生主编.社会学概论新修(第三版)[M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8.